

從六堆到大武山——試論曾貴海屏東詩寫

林秀蓉

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

摘要

曾貴海(1946—)對於臺灣土地的書寫空間，以高雄與屏東居多，就屏東而言，或寫六堆、佳冬，或寫墾丁、萬年溪、高屏溪、大武山，素描屏東的空間人文景觀，主題包含原鄉尋根的關注、童年往事的記憶、人情美感的召喚，以及地方特色的形塑等等，與高雄詩寫相較，承載更豐富的情感經驗與歷史意義。加斯東·巴舍拉(Gaston Bachelard, 1884-1962)在《空間詩學》中，認為「空間」並非填充物體的容器，而是人類意識的居所，就個人記憶而言，我們平生度過重要時刻的私密場所「空間」，往往比時間順序，銘記得更加清晰深刻，特別是依憑特殊空間能留駐更永久的記憶。場所「空間」會隨著時間而變遷，但詩人以文字做為見證，來呈現對場所「空間」永恆的記憶與眷戀。從六堆到大武山，舉凡屏東這個大「空間」場所，它對曾貴海而言，是一個溫暖家園的指涉，也是一個與族群相依相存的意象，具有情感歸屬與地方認同的意義。本論文將援引人文主義地理學中「意義」和「經驗」的視角，審視曾貴海屏東詩寫的地方感，重點在於做為主體的人與客體的地方，如何進行互動與對話，又如何指涉屏東地方的特殊性質，以及詩人對於這個地方的依戀與感受。

關鍵詞：曾貴海、現代詩、屏東、人文主義地理學、地方感

壹、前言

曾貴海(1946—)，是熱愛故鄉與文學的屏東佳冬六根庄子弟，其文學牢牢扣緊土地人民、自然環境與歷史文化的思考主軸，建構了主體性、本土化的精神內涵。

詩人在就讀高雄醫學院醫學系期間，即與同窗好友蔡豐吉、王永哲、涂秀田、江自得等人創辦「阿米巴詩社」；之後參與《笠》詩社，追求詩學的愛鄉情懷與本土意識；並與鄭炯明、彭瑞金、陳坤崙等人創辦《文學界》與《文學臺灣》雜誌，為建設臺灣文學的基石不遺餘力。1982年葉石濤在《文學界》首期的編後記特別聲明作家必須：「堅持道德價值觀念，突破禁忌，勇敢、自由地寫出你在這土地上生活的體驗和感受。」¹1990年代《文學臺灣》傳承《文學界》一貫堅持的創作觀，鼓勵臺灣作家從泥土裡撿拾創作題材，反映臺灣的風土與民情，以確立臺灣文學的定位，鄭炯明說：「九〇年代的臺灣文學，將是在國家認同（臺灣）之下所展開的文學，不管你用的語言是北京話或其他各族群的母語。唯有低頭凝視生活在這塊土地所表現的文學，它才是真正的臺灣文學。」²其中強調認同臺灣文學具有多種族、多語言的內涵，呼籲臺灣作家從意識的禁錮中解放出來，力行主體性與本土化的文學實踐。自稱是「平埔福佬客家臺灣人」³的曾貴海，自出版第一本詩集《鯨魚的祭典》以來，始終體現著《笠》、《文學界》、《文學臺灣》創作的精神核心，建構臺灣文學主體性與本土化的特色，尤其能兼涉多種族、多語言的內涵，如〈萬年溪水萬年流〉⁴以福佬話歌詠屏東萬年溪綠水長流的美好願景，《原鄉·夜合》融入客語敘述客家民族拓墾歷史與生活記憶，又如《神祖與土地的頌歌》運用原住民族語，關懷鄒族、布農和排灣三個族群文化，尊重族群的多元發展。

¹葉石濤：〈編後記〉，《文學界》第1期，1982年1月，頁221。

²鄭炯明：〈作家的定位與國家認同——從瓦科特獲獎談起〉，《文學臺灣》第5期，1993年1月，頁5。

³曾貴海的阿公是河洛人，阿嬤是平埔族，母親是客家人，所以詩人說自己是「平埔福佬客家臺灣人」，〈平埔福佬客家臺灣人〉說：「……有一日發夢／看到三個祖先／佔著圓身三個部分／牽手唱歌跳舞飲酒／伊等喊我小猴仔／汝係平埔福佬客家臺灣人／／四百年歷史像一條索仔／纏著我身上／平埔福佬客家結結相連」。曾貴海：《原鄉·夜合》（高雄：春暉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72-74。

⁴曾貴海〈萬年溪水萬年流〉乃應屏東縣政府委託，為萬年溪所創作的歌詞，收錄於《色變》（高雄：春暉出版社，2013），頁21。

曾貴海詩最珍貴之處，便是在於認真凝視臺灣土地的生活經驗。1961年(15歲) 詩人畢業於屏東初中(南洲國中前身)，之後隨即至高雄就讀高雄中學、高雄醫學院，以及行醫定居，因此，綜觀其對於臺灣土地的書寫空間，以高雄與屏東居多。如《鯨魚的祭典》(1983)、《高雄詩抄》(1986)、《臺灣男人的心事》(1999)，皆有出現「高雄」專輯，聚焦於人物與自然的描繪。至於屏東詩寫，則多見於《原鄉·夜合》(2000)，或散見於《臺灣男人的心事》(1999)、《南方山水的頌歌》(2004)、《孤鳥的旅程》(2005)、《神祖與土地的頌歌》(2006)、《色變》(2013)等詩集中，其中詩作或寫六堆、佳冬，或寫墾丁、萬年溪、高屏溪、大武山，素描屏東的地理人文景觀，主題包含原鄉尋根的關注、童年往事的記憶、人情美感的召喚，以及地方特色的形塑等等，與高雄詩寫相較，承載更豐富的情感經驗與歷史意義。

楊翠曾指出《神祖與土地的頌歌》這本詩集「空間性」是十分重要的元素⁵，事實上，這也是曾貴海一貫的書寫策略，他相當擅長藉著「空間性」的意象，來記憶地方經驗，進而隱微道出地方感的精神意義。加斯東·巴舍拉(Gaston Bachelard, 1884-1962)在《空間詩學》中，認為「空間」並非填充物體的容器，而是人類意識的居所，就個人記憶而言，我們平生度過重要時刻的私密場所「空間」，往往比時間順序，銘記得更加清晰深刻，特別是依憑特殊空間能留駐更永久的記憶。⁶場所「空間」會隨著時間而變遷，但詩人以文字做為見證，來呈現對場所「空間」永恆的記憶與眷戀；從六堆到大武山，舉凡屏東這個大「空間」場所，它對曾貴海而言，是一個溫暖家園的指涉，也是一個與族群相依相存的意象，具有情感歸屬與地方認同的意義。本論文將以曾貴海屏東詩寫為研究對象，援引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理论輔助，期待藉此探討詩人如何傳達其個人與屏東之間的地方感。

⁵參見楊翠：〈怒放的刺桐花——序《神祖與土地的頌歌》〉，曾貴海：《神祖與土地的頌歌》(高雄：春暉出版社，2006)，頁7。

⁶參見加斯東·巴舍拉(Gaston Bachelard)著，龔卓軍、王靜慧譯：《空間詩學》(臺北：張老師文化出版社，2003)，頁14。